

# 一个人和一个时代

## 以乱写传

□耿立编著

谢孔宾在月下，看着同学毛茸茸脸上的汗珠，“谢谢你们，快去休息吧！”

谢孔宾回过头来，清楚地看到寝室前方菜地里的明净清水，在月光照耀下，就像一池细碎的银子伴着滋润的白菜叶闪闪发光。

当时最紧要的是大炼钢铁，各个单位都建起炼钢炉。所谓炼钢炉，就是用一些耐火砖砌起来，里面糊着焦炭粉和黄泥土。没有什么现代化的设备，炉建好后，加个鼓风机就算大功告成了。因为炼铁炉体积较小，在三立方米以下，所以称为小高炉。

其实那时候大家都不明白怎样炼钢，焦炭、石灰石、云英石和铁矿石的比例也不知道，大家就把那些东西投进去，这就是土法炼钢，不用说，那炼出的钢的质量，是不过关的。当时是大锅饭时候，很多人家里的锅就拿来，砸碎扔进了炼钢炉。大家都被“超英赶美”的理想激发起来，即使家里的铁门鼻、铁钉也都取下来了，那些秤砣也拿来，凡是找到的铁东西，统统炼钢的时候，小高炉必须时时刻刻有人看护，时不时地要添加焦炭。如果温度不够，那整个小高炉就报废。那时候困了，就在小高炉前打个盹；饿了，就啃点食堂送来的干粮。如果小高炉出钢了，就马上写喜报，大家敲锣打鼓向上级报喜。

多年后谢孔宾曾回忆起当年大炼钢铁，铁水出炉的情景：

我们高二·一班东风5号，用木材和焦炭，烧了三天三夜，下午三点四十分，我用钢钎捅开铁口，铁汁像金灿灿的蟒蛇一样，蹿了出来，成功了，真的成功了。我在战地上找到李乔书记报喜！全校2000多名师生炼钢铁，什么夫妻炉、三块坯……名堂多多，李书记在人群里忙碌地巡视着。“东风五号炉出铁了！”他来到予以祝贺，他没有讲话，从东洋菊的花丛里采摘了一朵最大的插在鼓风机上。鼓风机的动力来自学生，10人一班，轮流着干。炉膛的火红，学生摇动木轮的脸红，鼓风机上的菊红，相映成趣。学生的干劲更大了，手心的泡破了又起，起了又破，红药水一抹，纱布一包继续干，没有下火线的，让人真有气壮山河之感。多可爱的青年，多可爱的学生，多美丽而崇高的青春啊！什么是“崇高”，此时此刻我理解得更深刻，更鲜活了！

东风5号炉的铁水奔流，灿烂的光环笼罩着“高二·一班”每个学生和老师的心灵，排山倒海之势、一往无前的神力，把“高二·一班”的师生拧成一股绳，形成一派力的旋风——为了成功，为了荣誉，为了创造更辉煌的成绩而拼命冲刺。供应组添焦炭、添矿石、添木材，飞动的身影一直奔跑于炉梯之上；动力组

飞快地摇动着木轮，矫健的身躯起伏成力的波浪。“人”的本质力量，人体的潜能为了胜利都发挥到极致。人到忘我品质高，这才是最美的境界啊！

突然，意外的事情发生了：女同学朱承玲倒下了，累垮了，浑身失去了知觉，眼睛睁不开，手脚不会动，一句话也说不出，全然不省人事。作为战斗在第一线的我——副班主任，真想失声痛哭——我看了一下手表7点整。我赶忙在人海中寻找李乔书记，李书记看我神色慌张，急忙问：“什么事？”“李书记向你报忧，朱承玲累死了，浑身没了知觉。赶快送她回家，好让她母亲看她一眼，娘俩孤女寡母太可怜了……”

“你怕负责吗？赶快送医院！”我豁然开朗，当把朱承玲抬到医院时，李书记早在医院等候了。

李书记当年久战疆场，为人足智多谋，雷厉风行，抗日时期就是团长，屡立战功，所以一直保持着军人作风。医院会议厅里挂起了汽灯，院长召集起全体中西医医务人员，他直接下达命令：“这个女孩子的命交给你们了，只准治好，不准治坏，如果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，耽误了事，追查责任到个人。如果需用的贵重药品，医院里没有，开我的摩托车到济南去买，救人要紧，立即行动！”抢救了一夜，又抢救了第二天一天，第三天康复了。

我又找到李书记替朱承玲请假：“承玲回家探亲，住三天可以吗？”“不，不要限制时间，让她母女亲够再来。”我把李书记的意思告诉了朱承玲。朱承玲上午回家，下午就返回了学校，又重新投入了大炼钢铁的运动！

这就是当时的情形。多年后，谢孔宾对李乔书记还记忆犹新。在谢孔宾到菏泽师专工作的时候，李乔书记还专程从济南来看望谢孔宾，惜才爱才之心，到老未衰。

快放寒假了，学校发放救济款，一般5元，多则10元。谢孔宾不愿伸手，语文组长动员谢孔宾：“你刚工作，家底薄，你申请10元吧！”

谢孔宾只好照办了。

当谢孔宾领来红包（信封）打开一看是30元，就赶紧到党委办公室找李乔书记：“救济款弄错了，多给我两倍。”

李乔书记态度亲和，两人开始谈心。

李乔书记问：“家在哪里？你怎么样走？”

谢孔宾说：“老家单县，大概300多里路，从肥城坐汽车90里到泰安，改坐火车到兖州，从兖州到济宁，从济宁换车到单县城里，从单县城里往西南再步行40里……”

“路程虽然不算远，倒车环节可不少，10元不够，所以给你30元，不是弄错了。”



“再者，你工作了，回家给父母买些东西，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。”

当时谢孔宾哭了！

到了1959年，大饥荒开始了。正值青春年少的大学生，特别是男生，常常因为吃不足而感到饥饿。

为此，学校积极想方设法，以求缓解。一是用增量法做窝头，把窝头尽量做大。究其实在此法是增量不增粮。二是“瓜菜代”法，以瓜菜代粮充饥。但当时的农副产品的贵，正如顺口溜所说：“七级工八级工，不如社员一沟葱”；“进城背个辣疙瘩，看戏洗澡带理发”。既如此，何以为代？在菜中，南瓜价格便宜些，又能充饥。因此，吃南瓜的次数就多，虽然单调，但首先图的是充饥。另外，学校发动学生到社员已收过的菜地里，捡拾可吃的菜叶，送交食堂。在兖州农场，还动员学生挖过野菜。

家庭经济状况好的学生，还有自己的办法。上午课间操期间，有的就到校门口附近去买胡萝卜，用手帕或纸什么的擦擦泥，当即就吃起来。也有买东西吃的。

那时，谢孔宾也陷入了饥饿中，常感到一阵又一阵的眩晕，走路时就像踩着棉花垛，身体飘飘的，不时地用手扶着墙或者树才不至于栽倒。课间，很少有同学到教室外面活动去了，大家都不敢站起来，只是趴在桌子上休息一下。

饥饿使谢孔宾迈出校门的力气都没有了，他急需寻觅吃的东西补充饥饿的身体。这时感到脑袋都是多余的，整天昏昏沉沉，除去上课，他整天就蹲在办公室，一口一口地喝水。白天是吃不饱，可晚上只要一睡着，就梦见自己在大嚼大咽。

那时谢孔宾对吃的东西已经产生了像卖火柴的小女孩那样的病态，不闭眼，那眼前飘的都是吃的东西。他上课也没大力气讲，学生也听不下去。上语文课，一碰到吃的词语或者粮食等食品名词，大家都会痴迷地盯着这些词，好像这些词汇就是食物，就是玉米、地瓜、胡萝卜。

一天，谢孔宾饿得迷迷糊糊地就走出了学校，来到了学校后面的一片野地。腿软绵绵的，一下子就坐在一块刚收获过红薯的地里。他想躺下去，睡在大地上，他的胃在痛苦地痉挛着，饥饿像无数的爪子在揪扯着五

脏六腑。

1959年至1961年期间的秋冬，常有三三两两的老师同学，在星期天或下午课外活动之时，扛着锨镢，到社员已刨过的地瓜地里，再去翻刨，复收漏网之“鱼”。回校后，用两个洗脸盆，一个当锅，一个当盖，架火烧煮。

谢孔宾在土地上疯狂地刨抓着——他想到这块刚收获过的土地里，说不定能寻找几颗社员遗下的红薯。

经过双手一阵拼命地挖掘，但结果令人非常失望。在这个灾荒年头，人们刨红薯都是十分仔细的，轻易不会把能吃的东西遗留在地里，即使有遗留，也被那些饥饿的人拿着抓钩反复扫荡几遍了。

就在这时，他突然发现旁边一个小沟洼里似乎有一头小死猪躺在那里。这个吸引力立即使谢孔宾“腾”地站起来，像乞丐发现了馒头一般。他揉一下眼睛，觉得不是眼冒金花的欺骗，他一下扑了过去，用手抱住那死猪：天无绝人之路，真的是一头小死猪！

谢孔宾把死猪提在手里，看看四下无人，就回到学校。

几个饿得发昏的语文组老师，见谢孔宾提着一只死猪，大家围上来。大家准备煮这个死猪，但没有锅，一个老师找出一个铁盆，大家用几块砖架起铁盆，找点柴火，填上水，把死猪简单处理一下，就扔在铁盆里，也没有盐可以放，也没有佐料。等到铁盆里的水一开，大家都迫不及待地把猪捞出。

只一转眼的工夫，几个人就把这只死猪吃掉了。

这时那个贡献铁盆的老师说，这个铁盆，其实是他小解的尿盆。语文组出现了少有的苦笑。

但大家都说，这个猪肉真香，是一辈子吃过的最香的猪肉。

由于饮食不足、营养不良，不少同学都或轻或重地出现了水肿症状。依照肿胀程度分为三级，一级轻，三级重，级别是由保健科的大夫检查认定的。同学自己也常摁压脚脖子，看看压下去的窝是深是浅，能否很快恢复原样。

对水肿病号勿需用药，主要是少活动多休息。当时的规定是，可以只听课不上自习。三级的另有照顾，学校发一包“康复饼干”，以加强营养。谢孔宾曾领过一包，吃起来香香的、脆脆的，还有点甜。细看其样子，好像就是把谷糠和麸子按比例

调和在一块，再加点糖精，烘烤出来的。糠麸和康复谐音，多好的名字呀。

那时，有些同学的心理是最好不得水肿病，如果得了，就得三级的，可以吃上“康复饼干”。但是，有一点是最好要做到的，那就是领到“康复饼干”后，要让同宿舍的同学都尝尝。如果自己独吞独食，那是不得人心、叫人看不起的。

1959年到1961年，人因为饥饿，没有食物吃，村里的人就剥树皮吃。一个村一个村的，如果哪儿有一片榆树林，很快就被剥光，白花花一片。最严重的时候，杨树的树皮，杏树的树皮都被剥了吃。树皮没得吃了，就吃谷糠，放在锅里炒，炒完以后在石磨上磨，磨得更细一点，打糊糊喝。

这是一段并不遥远的历史，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，在没有战乱和大旱大涝的年代，竟然发生过这样的灾难。但谢孔宾都经历了，他说：“我们的民族，经历了比噩梦还可怕的年月！但我始终相信，这个民族是有希望的！”

在饥饿的年代，谢孔宾一直没有忘却书法，也许是饥饿的缘故，这时他临写的也是一些有关食物的书法：既赏习书法作品，又能安慰肠胃。

他那时先找到五代时候的大书法家杨凝式的《韭花帖》：昼寝乍兴，朝饥正甚，忽蒙简翰，猥赐盘飧。当一叶报秋之始，乃韭花逞味之始。助其肥疗，实谓珍羞，充腹之馀，铭肌载切。谨修状陈谢，伏惟鉴察，谨状。七月十一日，凝式状。

那《韭花帖》是深得王羲之《兰亭序》的神韵，既沉稳又飘逸，黄庭坚曾有诗：“世人尽学兰亭面，欲换凡骨无金丹。谁知洛阳杨风子，下笔便到乌丝阑。”从这首诗里我们看到，黄庭坚赞扬杨凝式是深得王羲之笔法的人。

这《韭花帖》是写初秋时节，杨凝式午睡起来，睡眼惺忪，感到饥饿，这时恰巧收到友人的来信，并且送来了韭花酱和羔羊肉，一吃，果然美味满腹，于是作书答谢。这信是随手拈来，萧散闲适，无意作书，而书艺自现，情趣天然，是书法史上不可多得的佳作。杨凝式是五代时期的大书法家，官至太子少师。五代时候，朝代更迭如走马灯，杨凝式几次为官，又多次托病辞官，最后佯狂避祸，被人称之为杨风子。